

铁杆中医的摇篮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的学习见闻

● 徐汝奇

关键词 铁杆中医 经方运用 研修班 学习心得

我自幼多病、从高中毕业就开始自学中医,后参加中医函授、拜师学习,然后自谋生计开诊所,与别的乡村医生一样,西药中药合伙用,时髦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疗效平平,诊务寥寥。但从 1997 年后到如今,我几乎每年都往广州跑,出门一些天后再给病人改方,患者复杂的病情常常峰回路转,疗效越来越好,渐渐诊务一天天日益繁忙。究其原因,我不过是更加了解学习经典运用经方的重要性而已,知道如何平脉辨证,懂得脉证合参、方证对应、药证相符的道理,能够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脉必取是药。约言之,一句话,就是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上学得中医基本功和中医名家们的学术精华。

忆苦思甜,我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研修班从 1997 年 11 月份开班至今已届八期,我参加了七期,每期给我的感受都非常震撼。研修班的主题一如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倡导的宗旨:“钻研经典以培养铁杆中医”,始终坚持面向临床、面向基层、学以致用、注重实效的办班原则。每期安排的学习内容如仲景思想理论探

讨、经方专病运用、医家独门秘法绝招等等,都紧贴临床实际,期期精彩;聘请的教师均是当代响誉海内外的经方大师、医界名流甚至是当前中医界的热潮人物,个个如雷贯耳,个个学富五斗。他们在讲台上神态飞扬的演讲简直就是金庸笔下的华山论剑,令台下的听众醉不自觉,使经方的功力浸淫入骨,想不成为铁杆的中医都难!研修班的学员由当初的四、五十人而期期递增,到如今千人相拥、热爆如潮的场面绝非偶然。

我清楚记得,1997 年 10 月中旬,我参加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仲景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日伤寒学术交流”,会上我第一次结识恩师陈瑞春先生,恩师介绍我认识李赛美教授,要我参加会后紧接着在广州举办的经方研修班学习。1997 年 11 月 1-15 日,第一期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如期举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区,第一次获得参加学习班的机会。那时我懵懵懂懂,学中医才刚刚入门,只抱着好奇的态度,但没料到一星期的课程下来,我从此对去经方研修班学习竟上了

瘾。授课老师有邓铁涛、熊曼洪、陈瑞春、周衡、梅国强、王建华、欧阳惠卿、张横柳、周岱翰、李赛美、喻方亭、新加坡的李金龙共计 12 位,以邓铁涛的“新技术革命与中医”为开场白,展示了中医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之后的教授们则从各个侧面、各自经验教导如何学习经典,如何运用经方,学员受益匪浅。特别是陈瑞春教授讲授的“经方临床运用的思考”一课,从“精辨病机、拓展运用思路,合论病证、规范运用法度,深究方规、增强运用活力,化裁古方、提高运用效益”这四个方面,把他老人家“读伤寒、写伤寒、用伤寒,学经方、写经方、用经方”一辈子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大家,在学员中引起不小轰动。

1999 年 11 月 17-24 日第二届经方研修班再次举行,此届经方班的教师在第一期老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经典教学的强大阵容如区永欣、彭胜权、陈纪藩、廖世煌、汤雪梅、梁柳文、黄仰模、蔡文就、朱章志,还有深圳红会医院的夏洪生、广东医学院的王伯章,老师们对经典学习、对经方运用的独到见解仍然可圈可点,现代科技含量高的经方研究,观点新颖,视角广阔,给终日埋头于临床的基层

● 作者单位 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西门村卫生所(343700)

学员拓展了思路。研修班学员人数继续上升,学员们对老师们的丰富经验赞誉有加,尤其是梅国强教授讲授的“加减柴胡桂枝汤的临床运用”,经验老道,应用的疾病谱广泛,令人钦佩不已,大长见识。

2000年11月23-27日,“第六届全国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召开,以栗岛行春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来了十几人。栗岛行春先生的经方造诣很深,为我专程从日本带来了他研究我家乡出产的乌鸡专著,转交李赛美教授给我,待人诚恳的态度令人钦佩。我随恩师与会,会后紧接着举办了第三届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授课老师多为仲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级别的代表,仍由邓铁涛、熊曼琪、梅国强、陈瑞春等老师挑纲主讲。这届学员不太多,学员除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多是会议结束后留下来的代表,部分是全国各中医院校的年轻老师,其余则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医院和港澳台。其中一位来自山西的白发老者学员,不但学习态度令人敬佩,经验丰富更叫人称奇,课余饭后的闲暇,他总问我知不知道怎样解附子、草乌、川乌的毒性;在经方沙龙上,老师、学员畅所欲言,有问有答,非常热闹,当老先生介绍他一辈子用附子不下五吨时,大家膛目结舌,议论纷纷,学院派的学员当场质疑,以为老者吹牛。这位白头发的学员就是日后引起中医界轰动、被邓老称为“铁杆中医”、也是第八届经方研修班的授课老师之一的“古典中医派、扶阳派大师”李可老中医。

2002年12月14-22日第四期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开班,教学内容进行了重大更新和完善,主讲老师除邓铁涛、梅国强、陈瑞春、熊曼琪、李赛美等前几期的老师外,另邀

请了辽宁中医学院的关庆增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张家礼教授、江西中医学院的伍炳彩教授,老师们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倾囊倒出,令学员收获不少。伍炳彩教授非常有才华,他讲授的题目“当归芍药散临床应用体会”看似简单,他却以十几个病案一一列举,把当归芍药散的功能主治比之《金匮要略》中原始方义更加灵活。在他看来,当归芍药散只要抓住活血利湿、调和肝脾的方规,几乎没有什么病不可治。他是我的吉安老乡,传说有许多绝学功夫,第六期经方研修班上他讲了“葛根芩连汤的临床应用体会”,只认葛根属阳明经药,异病同治,把一个简单的葛根芩连汤运用得无往而不利,实在高明!

2004年的第五期经方研修班我因故错过了,甚是遗憾!李赛美教授夸我是“铁杆学员”,我直感内疚。经方班每期都能碰上熟悉的学员面孔,印象中好像广州中医药研究所的郭凤莲医师、英德市的朱伟杰医师这两位是经常遇到的,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都坚持了。这两个也是经方班培养出的“铁杆中医”,不久前我从《中国中医药报》看到登载了朱伟杰的一篇验案文章,真是大有进步。

2006年12月15-21日第六期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举办,主题以“脾胃病”为主,邓铁涛、梅国强、陈瑞春、李赛美、廖世煌、黄仰模、伍炳彩继续倾情奉献,又增加了姚梅龄、杨扶国、熊继柏、卢崇汉、刘力红五位教授。参加的学员更是盛况空前,达五、六百人。熊继柏教授一场“读中医经典、重临床实践”的讲座引经据典,治案奇特,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而卢崇汉、刘力红两位教授更是中医界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卢崇汉教授的著作《扶阳讲

记》对当代中医界犹是当头棒喝,自明清以来医家多崇尚清凉,卢教授以其温阳的独特法宝大破陋习,所以当他讲授完“从姜桂附的使用看扶阳理论的应用”一课后,学员们大为震动,纷纷称奇,提问十分踊跃。因《思考中医》红遍中国的刘力红教授稍后又讲“略论扶阳理论及其思想基础”,从传统文化及人体生理特点解释之所以主张“阳主阴从论”的道理,颇给人以启发,同时也为卢崇汉教授主张的扶阳学术思想扎下了深深的根基。从研修班之后,中医界即大行扶阳温热之风,以至于在2007年12月下旬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云集广西南宁成立了一个现代中医的“火神派”,要开一代医学风气之先。第八期研修班又聘请了“火神派”的核心人物、同为经方大家的吴荣祖教授、李可老中医再登讲台,更为扶阳学术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现代中医的振兴功不可没。

第七期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举办在2008年12月5-10日举行,授课老师有熊继柏、彭坚、梅国强、王庆国、李赛美、新加坡曾展阶、黄祥武、姜建国、陈镜合、陈国权、廖世煌计十位教授。我的恩师陈瑞春教授于2008年3月7日已驾鹤西去,令人扼腕!他是为中医事业、为经方医学事业而鞠躬尽瘁牺牲的。可能绝大多数的学员都不知道,陈瑞春老师在第六期经方研修班上讲授的“从《伤寒论》的研究方法谈经方的临床运用”这一课,就是他吸着氧气完成的。2006年12月18日上午这一课,谁也没料到是陈瑞春教授作为这个研修班的发起人之一为学员们上的最后一课!

这一期的授课老师的水平绝对上乘,讲授的内容仍然憾人心弦。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彭坚教授的著作

《我是铁杆中医》一书我非常喜欢,也认真的拜读过,但他在讲台上的一席话却令我深受刺激。他说脉学不可凭,脉学是玄学,与其花费时间钻研脉学,不如认真去读几部经典。这也许是他的真心话,也确实代表了当代中医“学院派”、“教科书派”的心声。然而,脉诊乃望、闻、问、切四诊之一,是中医的基本功,历史上脉诊的学习传承重在师徒授受,而现代中医院校教育方法单一模式的局限性培养,使得这种传承方式断链,一代比一代弱化,导致中医学生、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医教授仅仅只了解西医从脉搏跳动数心率的那一套,而对中医自古相传的“平脉辨证”法却知之甚少,就连号称“铁杆中医”的教授现在竟也强调学中医可以不学脉法,岂不是咄咄怪事?!

第八期经方运用高级研修班的主题以“肺系疾病”为主,在 2009 年 11 月 27 - 29 日开班。这期研修班的师资阵容非常强大,除了梅国强、熊继柏、李赛美这三位元老级的研修班教授、周岱翰教授与曾展阶医师再次登上讲台,又聘来了大名鼎鼎的李可老中医,以及郝万山、黄煌、王新陆、陈明四位现代经方大师,还有一位来自号称代表台湾最红的老中医张布桃先生、两位日本擅用经方的汉方医生,共计 13 位老师。这次研修班的学员人数再创新高,上课安排非常紧凑,每日超过 12 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但每一堂课学员依然精神抖擞,容纳六七百人的大会议室竟无一空座,如此高涨的学习热情实属罕见。有趣的是,有四位老师的讲题竟然相似,郝万山教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谈“读经典与临床、访名

师和思考”,王新陆教授从经方的原始涵义分析“经方与临床”,熊继柏教授则应用《素问》、《灵枢》、《金匱要略》等经典理论传授自己“用经方、选经方、决疑难”的经验,陈明教授谦虚地介绍自己“读中医经典的一点体会”,蕴含却是经方运用的“渔鱼之授受”,内容十分的广播。黄煌教授的经方研究别树一帜,以“我常用的几张经方”为题,从半夏厚朴汤、桂枝茯苓丸、温经汤、大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葛根汤这六大经方主治的疾病谱为例,把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经方方证相应学说”、“经方体质相应学说”毫无保留的推广。可以预见,黄煌教授的研究一如“火神派”那样,定当形成经方研究的新流派,成就中医学学术繁荣的新篇章。

回顾自己十来年参加研修班学习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研修班的主办方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推广经典学习、促进经方研究、繁荣中医学学术作了大量艰辛的工作。限于篇幅,我未能就研修班的老师们作逐一点评,但老师们的每一堂课都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我的成长。研修班名医辈出指日可待,因为研修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基层,本身就是开业医,有一定的学识水平,但囿于见闻,学习的渠道壅塞,临床水平难以提高。正如邓铁涛教授指出:“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乃中医之生命线,仁心仁术乃中医之魂。”中医教育必须遵从中医成长的自然规律,重经典、重临床、重师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主办方为了这个目的匠心独运,把经方流派的各家精

华荟萃,一个个师傅的经验不尽犹如丰富营养的大餐,让学员们品尝,吸收各位经方大师们的学术精华营养;更像一个武林大会,各路英雄豪杰比武,各显神通,让学员足不出户,就已行万里路,就已拜了天下名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医圣张仲景教导的学习方法充分体现在研修班的课程安排中,经验不足者可以找差距,学术水平高的可比较,为初学入门的学子指明方向、树立奋斗目标,学习效果立竿见影。如我自己通过研修班这个平台,从老师们的教学中发现全国的中医院校教育存在重大的缺陷,即中医脉诊教学方法有所缺失,再思索导致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原来就在于缺乏师授的情况下,医家们对千古相传的脉诊下指法叙述不清,导致后学学而不明,才有对脉诊“心中了了,指下难明”的千古之叹;从而为自己把仲景脉学研究作为奋斗目标树立了信心与决心。从第七期经方研修班开始,我介绍了几个新学员随我参加学习,到第八期开班时,那几个学员竟然带来了十几个新学员,其中有一对湖北的刘姓父子学员,父亲近六十岁了,行医四十余年。他告诉我说:“到了经方研修班学习,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中医,自己行了一辈子医竟是糊涂医!”的确,研修班的办班主旨一如邓铁涛教授在第一期开班时所期望的那样:“经方研修班要成为振兴中医的黄埔军校。”今天,十几年过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方运用研修班已经成了全国中医培训教育的一杆旗帜、一个品牌,成了中医学子最向往的地方,成了铁杆中医的摇篮!